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十七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彝參訂

瞻彼雒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賦也、雒、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雒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嚴緝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跗音夫、

大全廬陵李氏曰、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韋、脂謂急疾呼茅蒐成韎、故因以名其所染也、○韐韠也、孔氏曰是蔽膝之衣○廬陵李氏曰、合韋為之、故謂之韐、○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

六帖前二句獨韵起例見東山、或不能詳而首章擅改作瀰瀰○次章改作濔濔以叶下韵○太誕妄矣○

麟按號義大全亦止云泱於良反○無勲未詳○蓋闕疑義如此也○首章泱字○韓本作瀰○尊詩首章作濔○次章作濔○未章作瀰○必附會也○文定作之是矣○未章韓本泱亦作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按此則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旅酇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則伍五人○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安成

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而不言遂其事相同故鄭玄曰遂之軍法如六鄉然盱江李氏又曰天子六鄉六遂當十二軍而止六軍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卒又有分也又鄭玄因臨碩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而釋之曰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總謂六軍蓋師多則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以此獨設難也此言軍師可以通稱之意故朱子曰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王城之外為六鄉六鄉之外為六遂東西南北四面各十二層鄉為六層遂為六層也大國三鄉三遂當三軍次國

二卿二遂當二軍小國一卿一遂當一軍○又成元年春秋左傳疏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邦國亦鄉爲正軍遂爲副卒之証○古義云洛　光廟諱今文適作雒按光武都雒以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隹及魏爲土德以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復除隹加水○山海經稱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而禹貢云導雒自熊耳蓋發源讙舉而經歷熊耳也及過河南縣南又過雒陽縣南則周公所營雒邑在焉孝經援神契云八方之廣周雒爲中謂之雒邑周書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

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為
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摯仲治云、古
之周南、今之雒陽也、錢天錫云、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
方朝貢、漕輓為易、如在渭之將、豊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
意可見、

○瞻彼雒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
毛傳、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
珕琫、而珕珌、

釋文鞞、字或作琕、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鞛、佩刀鞘上飾、珌、字又作琿、佩刀下飾、珧、音遙、以蜃者謂之珧、璗、徒黨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璗、璆、音料、玉也、鐐、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本又作璙、亦音遼、說文云、玉也、鏐、力幽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珕、力計反、說文云、蜃屬、

孔疏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琫及其珌之飾、○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遰刀鞞是也、公劉云、鞞琫容刀、容者容飾、此琫有珌、即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為琫珌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无珌文、

固琫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固琫珌屬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謂之珧、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

鱗按顧伯欽、文鞞之上○乃刃所出入之處也○其飾未備○則無以為捧束之資○而今有美玉以為之章鞞之下○乃刃所底止之處也○其飾未周○則恐其有毀裂之患○而今有蜃甲以為之固○頗核○

○古義云、琫之為言捧也○若捧持之也○劉熙云、室口之飾曰琫○天子玉琫云云、董氏云、此出于三朝禮也、

○瞻彼雒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賦也同猶聚也

疏義福祿既同已盛矣萬年保邦又將及其久也此二章既美之又祝之蓋上章申韎韐有奭之意而致其祝此章申福祿如茨之意而致其祝○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以家邦家室言

麟按集傳邦叶卜工反○予嘗云室字從辨字體出邦字即同字讀出○

瞻彼雒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

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靚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雒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呂[illegible]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嚴緝曹氏曰、召南云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說文以襛為衣厚貌、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之襛厚矣、

通解我遘之子、蓋見之于雒水之上也、要說得與上篇相關

麟按華榮則葉盛臣遘則君悅興意大段如是也疏義說頗謬集傳寫叶想與反○疏義又云汪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此釋重言寫兮一句也却是○聚岡云譽處平說俱已然○四章俱在四句截下二句另轉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遘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疏義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粲然之意故以為興○文章者德之見于容貌者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于儀則

上得于君而獲福必然矣。

麟按集傳芸黃盛也。本毛傳也。舊皆以芸黃爲讀盛也爲句。然據孔疏。芸是黃盛之狀。子由亦云。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則毛正釋芸不釋芸黃。當芸爲讀。黃盛也句耳。慶叶虛羊反。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疏義。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也。此反其意以爲興也。

通解。此威儀、猶言儀衛、

麟按集傳○白○叶僕各反○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疏義以右之則無不有之有○是有之於外○左之宜○右之有○人見其然○而不知夫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也○此則因其所設施○而推其蘊蓄者言之○

麟按六帖○左宜右有有似○只作一韻○不知何據○集傳○左○叶祖戈反○宜○叶牛何反○右○有○俱叶羽已反○似○叶養里反○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呂記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

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色、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

麟按鶯亦鳥也○而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有鶯其領○此以實字為虛字耳○枯大全侯占反集傳鶯鶯然有文章也○它本或無上一鶯字○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于身者欲有作爲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鶩然可愛也

輯錄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王氏曰屏之爲物禦外以蔽内也

古義屏小牆當門者爾雅屏謂之樹是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繞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

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歆乎、豈不愼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辭急而然也、後放此、

疏義有以扞衛之則爲屏。有以植立之則爲翰。○有功如此。不伐其功。然後可受其福也。

大全臨川王氏曰、戢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然則受福豈不多也。○安成劉氏曰、菀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康不寧、淸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並放此義、

赫按之屛之翰、蓋承上文、猶云萬邦之屛、萬邦之翰也、與假樂

之綱之紀一例不可忘了萬邦二字百辟即謂萬邦之諸侯但
為法又非法其屏翰只在屏翰之中每事以之為法耳翰幹也
幹字從木不從干孔疏釋詁云楨幹也然則言楨幹者皆以築
牆為喻幹是牆之主是也但據字彙楨幹築牆版也兩頭曰楨
兩邊曰幹則義又小異翰集傳叶胡見反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詩詞也、敖、傲通、交、際之
間無所敖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疏義柔和也觥觩酒美如此慈惠至矣然必其不傲而後萬福

來求也。此即今日之燕飲言之。而兩章皆以頌禱之詞寓戒敕之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孔疏畢掩之、羅罔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

所以掩兎彼雖以兎為文其實亦可取鳥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

疏義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當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

通解此章以之字相呼為興萬年者多歷年所享有福祿非祝其壽也

麟按集傳宜亦叶牛何反○月令羅網畢翳為四種物翳射者用以自隱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興也。后絶水為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通解上章言其福祿並得。此章言其自然必得。蓋左翼之戢自然而戢也。君子之得遐福似之。

麟按集傳福亦叶筆力反。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興也。摧莝。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廄。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鄭箋摧、今莝字也、

疏義此興下章起興與首章同〇斬芻曰摧、

大全釋文曰摧、莝芻也、秣、穀飼馬也、

通解養之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之意、

麟按如疏義說起興與首章同則是言廐馬芻摧之而粟秣之

君子萬年福艾之而祿艾之亦是以兩項與兩項也集傳秣叶

莫佩反艾叶魚肺反古義云隊韵

〇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與也、綏、安也、

通解安之、如泰巳九重、以受萬國之朝宗、四海無虞、皇圖鞏固
之意、

麟按疏義大全○擬○叶但為反○

鴛鴦四章章四句、

疏義桑扈以君禱臣○故頌禱之餘致戒敕○此以臣祝君○惟
反覆傾禱○不敢擬議其德○欲之至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
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比也、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嘉旨皆美也、匪他、

非它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菟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从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它也○又○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二轉處

孔疏、弁者冠之大名、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嚴緝山陰陸氏曰、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苓之根、無此菟在

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云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

疏義皮弁上下通服與燕之人皆可服也○詩柄此燕兄弟親戚之詩兄弟之下添親戚二字蓋本於采葦兄弟甥舅而言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比今詳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殽曰兄弟皆述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从疑此章當為賦而興又从及攷輔氏童子問本正作賦而興

又比以令從之。

麟按徐子先曰○各章賦意興意○作○文○宜○知○其○意○不○必○展○轉○牽○纏○陸羽明曰○實維伊何○與直伊異人○是○雙○唱○起○在○此○燕○者○爲○兄○弟○特○伊何○豈○伊○殺○相○應○似○興○體○耳○不○必○泥○俱妙○ ○沈無回曰、首二章○各六句、賦其事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見○重既見上庶幾者○喜幸之詞○ ○集傳嘉○何反○與何它叶○ ○麟曰○似○注○依○附○貼○蔦○纏○綿○貼○蘿○不然○以寫木爲纏綿○即難說○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於松、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興又從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鄭箋期、辭也、

疏義語助辭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時為善何也、蓋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

辭按集傳○來○陵之反○與期時叶○怲○兵旺反○臧○才浪反○與上叶○古義○期時來○支韻○上怲臧○漾韻○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年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補妙篤親親之意也。

嚴緝補傳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錢氏曰、粒雪也、

大全爾雅曰、謂我舅者我謂之甥、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

弟為從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

麟按稷雪吾吳俗謂之雪珠雪賦霰淅瀝而先集是也爾雅注號雖謂姑之子舅之子妻之弟姊妹之夫四人尊卑體敵更相為甥然今亦無此稱豈時移異乎賦而興與上同而實辨者彼以敘相喝為應此以在首興兄弟甥舅為應前二章之兄弟匪它兄弟具來在興外此章之兄弟甥舅在興內也集傳但當字正解維字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間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親迎者乘車孌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間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饑渴耳雖無它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舝按疏義大全舝逝俱有二反舝介二反則依逝為叶舝當三轄韵三載說逝居列反則依舝為叶舝逝渴括俱入聲六帖謂

上四句一韵者亦是也○又按字彙○逝○一叶之列切音折○大雅言
不可逝○叶莫捫朕舌○是也○一叶食列切○音舌○江淹賦泣縈盈其
如潔○叶悼知音之已逝○是也○此當同江賦○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
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猒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
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
另轉
猒也○
鄭箋、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集焉、

蘇傳林平而無險、則雉集之、

疏義鷸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為與○

○上章是往迎之時○此下三章則既至之時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言碩女逮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已而教誨、

通解碩字、亦自德上見之

講意燕燕、燕享、譽美譽、一作譽樂、

麟按教平聲○與鷸叶○射讀如妬○與譽叶○是與至四句止○而下二句另轉也○古義鷸教○蕭韵○譽射○遇韵○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通解‖式飲合巹而飲、飲式食同牢而食、

六帖庶幾○冀○之○之○詞○ ○情意深者○略其物之輕○恩有餘者○忘其德之游○

‖辭按幾與幾叶○女與舞叶○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

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嚴緝　錢氏曰、鮮希有也、我見若爾者鮮矣、

疏義　鮮我遘爾猶言難得見爾也、○託言因有所事。而見可喜之物。遂以可喜之物。為喜見新婚之興也。見柞葉之湑然已可喜。況得見此令德之新婚耶。喜可知矣。此章又申燕喜燕譽之意而有加焉者也。

通解　解遘、亦本德上說、

麟按　集傳而則字。是以四句與二句。而就興意中。又作一轉折。另一體也。疏義周旋頗妙。恨大全不載。薪音襄。與閑叶。寫想羽

○反與湑叶○細玩亦以其字我字相呼為興○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以下條論可刪、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踈義〕四牡騑騑、是往迎之初、覯爾新昏、是成禮之後、故曰舉其始終、

六帖四壯四句雖有始終意而文義不斷室一直說下始終意總見可也遘爾新婚謂令德來教以慰其心謂釋饑渴之望遂歌舞之樂

麟按此章以二句興四句又一體也觀集傳三則字可見然焉服言四牡騑騑御良言六轡如琴炤高山景行亦是以兩項興兩項須有分曉仰五劉反行戶郎反兩字叶琴與心叶仰叶五劉者字彙音卬周禮保氏注軍旅之容闞闞仰仰又青帝靈威仰倶同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穢汚、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孔疏、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棘所以為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齊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

麟按、營營既主飛聲、則難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雜也、从

意正以謹清一路為直耳往來或言麾去復來卻無礙止樊鄰孔似言其遠今當言其近下二章為興而此為比者下之讒人在青蠅外此之讒人在青蠅內有炤應與無炤應之別也且此章上二句主讒言說下二句即主聽言者說故另是一項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麟按疏義青蠅有所止讒人則無極此反其意以為興然如此則遺了交亂四國一句宜以營營青蠅止正興讒人罔極止于棘正興交亂四國也下章同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殽以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知屬興、此以興相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麟按劉注妙、跡義所引反未明、此大全勝跡義處、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

有的以祈爾壽、
賦也、祊筵、祊即席也、左右、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
豆實也、核、籩實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
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
射位是也、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
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
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
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
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

也射夫既同从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鍾鼓○舉醻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鄭箋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既从衆耦○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誘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

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釋文拾發之拾、其刼反、更也。

孔疏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籩豆有踐殽核維旅、二句自相充配、殽核即籩豆所盛、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韭葅醓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葅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注云、䕩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故稱核、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其實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爲殽也、醢人

云蓋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糝皆以稻米為之、則豆實之穀、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食謂為飯食者也、今變為雜用、不同穀實之限、○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鍾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鍾鼓既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閒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工命弟子贊正還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還之、明鍾鼓之懸改之矣、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大射不言改懸者、國

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縣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

書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卿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

下糾是將射姑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獻奉皆奉上之言、以
發矢能中是呈奏己能、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
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耦匹、
謂之衆耦、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
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
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
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
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方六寸

也、藝則質也、肅意惟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簡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詩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

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
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
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
為明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
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言射者更
代發、以行此四矢也、射義引此詩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
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
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
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

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為心中之爭也、

蘇傳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矢。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

疏義觶罰爵也、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而卑、。將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於亂哉。

輯錄按疏義以此為大射、通釋以此為燕射、竊意此章之旨。但

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為其射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鍾磬鼓鏞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燕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谷約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鍾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縣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為更整理之耳、○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濶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寬中一幅、即所

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其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為舌、○鄉射禮註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廬陵李氏曰、舌雖持侯者、綱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向堂、以西為左、捲向東也、○安成劉氏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酬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還樂○於是乃射○故此言大侯既抗於設鍾鼓舉疇爵之後也○

通解此言因射而飲之○蓋見得飲酒者能如射飲○則自無過之

可悔矣。蓋射飲以禮。而飲者無多盃。何繇致辭。畢竟是善者也。
故悔者以此爲言。不重始洽意。○舉酬舉所奠之酬爵者。優禮。
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酬。賓受之。
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遂遂法
來有序。正謂東西交錯。
「講意孔偕。未射之飲。舉酬。將射之飲。祈爵。方射之飲。
「六帖此章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
本章既醉止說。
「古義既同、朱子云從其偶也、與車攻既同差異。彼以人衆齊集

言○此以蘩餘相近言○

觵按䟽義大全○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放此○而集傳無注○古義舉以屬朱子○此偶誤也○偕叶舉里反○似與楚旅旨四句為一韻○䟽義大全於楚旅旨俱不另叶○可見○古義斷以楚旅為諧韻○旨偕為紙韻○則頗與六帖合○集傳○設○書質反○與逸叶○梲○居節反○與張叶○同○與功叶○的○丁藥反○與爵叶○凡七轉韻○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𣄸、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今毛傳〕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鄭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受神之福於尸、則子孫皆喜樂也、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

也。

孔疏尸尊神之象。子孫敬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卒尸酢而卒爵也。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

呂記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祖、

孫義以上二章言飲酒之盡善者。是可為法者也。〇百禮、事神之衆禮也、祭祀、三獻尸之後、長兄弟及衆賓長皆為加爵、蓋三獻而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須溪劉氏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禮、斯有備樂、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

通解此言因祭而飲者之善○見得飲酒者有能如祭飲○則自無過之可悔矣○祭而飲酒○是我獻乎尸○尸酢乎我○是之謂飲酒也○

注中始字不重○○行禮之時○必有樂以合之○樂之報音節奏○一依禮之先後次第○故曰合百禮○手仇入又○皆是獻尸○酒以安體○只解字義○不須滯看○

六帖主人獻尸○子孫獻尸○賓客獻尸○各段內俱有尸酢之壽○

麟按此章舊解亦作三段飲酒○故第一段在錫爾純嘏作截然○湛本叶林其韵未轉且以兩句一連之理求之鄭氏子孫其湛句帶足錫爾純嘏句其湛曰樂句另起各奏爾能句亦說之至善者也○手仇入又正謂康壽○而文裕總承之說○尤爲未通○故急芟之○○集傳○奏○宗五反○與鼓禮叶○古義屬韵○是也○古義禮籠五

反。集傳。湛。持林反。與林熊叶。古義侵韵是也。集傳。又一叶尤。又
叶怡。與仇時叶。古義支韵是也。六帖同。〇禮書曰、明堂位曰、獻
用玉琖、加用璧散璧角、特牲禮、獻用壽、加用觚、又獻主人主婦、
加繁長兄弟衆賓長、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
〇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
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
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
抑、慎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〇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

卒爭亂也○

孔疏含其坐遷○言舍其本坐○遷爲它處○

疏義此與下章陳飲酒之失○

古義幡、通作翻、（蔡汝楠曰、武公自戒甚嚴○多爲以成儀觀風人稱之曰善戲謔兮○蓋亦過於和易而能悔者也○

麟按此章前二句亦無韻○下十二句○各六句○平對集傳反叶分遷反是上六句以反幡僊爲韻○下六句以抑怭秩爲韻也古義與愚見合○六帖稍異○文裕欲以末二句總承上兩段者尤參差非是○

○總注凡飲酒凡字○對射○祭○說○常俗乎治常字○兼兩段說○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號呼、呶讙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麟按、總注、則末二句、戒之之辭也、非正說、○此章首二句亦無韻、集傳、郵于其反、與僛叶、古義云、支韻、俄與傞叶、歌韻、福、筆力

反。與出德叶。職韵。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亦歌韵。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皆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

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毛傳 羖羊不童也。

鄭箋 羖羊之性。牝牡有角。

疏義 此章尊陳教戒之辭。

輯錄 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大全 東萊呂氏曰、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

後、此言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主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

○慶源輔氏曰、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

六帖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爲副貳○故曰佐○

○縣醉之言俾出童羖者、蓋人至於醉、則雖監史二官不足以糾其失、凡諸義理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即此兩言、分明是對醉人說話、可見古人模寫情境、分明是傳神肖象也、詳諷此旨、亦足令醉人淫淫汗下、式勿以下○皆本上反耻來○

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亡羞愧
情狀○目不忍視○中不能安○分明肺心肰足之態宛然在目○此輩
皆非實話○全要模寫意況○若認作實境○便失大旨○形容不醉之
情正見醉之可恥○數句一直說下不斷○
「麟按」集傳○否○補美反○怠○養里反○而語羖無音○疑以前十句為一
韵○後二句另轉也○然酒有本可相叶○六帖與古義俱同○但古義
謂史恥怠紙韵○語羖麌韵○語讀如午也○六帖則謂史恥一韵○謂
怠一韵○語羖一韵○又稍異○多又之又○夷益反○與識叶○古義寘韵○
○呂記、式解見式微、則是發語詞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爲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欲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愼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

有童羖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己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羞耇盡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閑飲酒之端者、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大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卷十七終